

特别关注·聚焦新兵入伍

金秋苗岭，芦笙响起。

贵州省镇远县爱和村，今年88岁的苗族老人田榜玉，颤巍巍地把即将入伍的孙子潘辉拥入怀中，一双枯瘦的手久久不肯松开。一旁，潘辉的外公张应德胸前佩戴着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一遍遍叮嘱潘辉：“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在军营刻苦训练……”

潘辉身上，叠加着一层层硕大的红花……在苗族村寨，给新兵戴上红花是苗乡百姓最高的拥军礼遇。红花越多，意味着前来送行的乡亲越多。一朵大红花代表一份心意，潘辉满身红花的背后，承载着全村人的厚望与嘱托。

黔山贵水送几行。

90多年前，也是在这片土地上，贵州百姓用几乎相同的方式送别另一支队伍——红军。长征时期，红军进入贵州后，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拥护，红军“扩红”工作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效。当年，《送郎当红军》的歌谣唱遍贵州大地，母送子、妻送郎，贵州各族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长征途中，红军在贵州“扩红”总数约1.6万人。

从“送红军”到“送新兵”，从90多年前到现在，贵州各族群众心中那种朴素的情感始终未变：把最亲的人交给党和国家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最赤诚、最纯粹的信任与拥戴。



图①至图④：贵州各地秋季送新兵入伍剪影。

供图：林 铖、杨 健、吴 倩

将针脚密实、精心制作的鞋垫送给自己的儿子，也送给其他新兵。

在贵州，“鞋垫”是少数民族百姓心中特别的意象，具有特殊的含义。

每逢亲人即将出门远行，苗族妇女会将对亲人的祝福与期望，一针一线纳进鞋垫里，寓意是“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”。

早在多年前，贵州荔波县就曾有100多名少数民族妇女，用3天3夜时间赶制出122副绣有“精忠报国”“祝君平安”的鞋垫，赠送给即将奔赴边疆的新兵。就这样，一副副鞋垫，成为连接军民、传递家国情怀的纽带。

“愿孩子们走稳每一步路，也愿他们记得，家乡的灯下，永远有人一针一线地念着他们。”唐菊英说。

红花也好，鞋垫也好，贵州各地百姓的送兵仪式多样，但无论哪种仪式，背后都是他们沉甸甸的爱与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走向祖国需要的每一寸土地，用青春守护祖国的安宁

网络上，还有一个题为《接老兵返乡、送新兵出征》的送兵视频格外引人注目——

贵州威宁县的一个广场上，新兵们列队而立，胸前的红花连成一片流动的红色。广场周围，上千名群众自发前来欢送新兵。不远处，退役老兵身姿挺拔，与新兵方阵遥遥相对。

今年退伍季和征兵季，一群从威宁县走出的高原兵被邀请回乡，讲述戎边故事，接老兵返乡，送新兵出征。

在威宁县，很多青年选择奔赴青藏高原的雪域边关，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

走进威宁县双龙镇凉山社区朝阳寨，墙壁上一幅“从军四人画”格外醒目。画上，描绘的是村民姬田荣一家。1981年，姬田荣的哥哥姬田文到西藏服役。随后，姬田荣与侄子姬正龙相继进藏。2019年，姬田荣的女儿姬蝶大学毕业后勤赴西藏。

据悉，这个仅有4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，先后向部队输送了23名军人，累计94人次在军营立功受奖。

放眼整个威宁县，一组数据令人震撼：近年来威宁县新兵进藏率超过50%、立功受奖率超过30%，成功留队率超过40%……2018年以来，威宁籍官兵累计荣立三等功以上达971人次，连续8年每年立功人数破百。

为什么威宁青年自发选择去条件艰苦的高原当兵？

或许，这种选择的根脉，早就深埋在威宁县的红色历史中。

1936年红军长征期间转战乌蒙山，在乌蒙山打出了著名的“乌蒙山回

旋战”。

更有一个个英雄的故事，被列入课本、搬上银幕：小学课文《金色的鱼钩》中老班长的原型之一王玉清，电影《上甘岭》中卫生员王兰的原型王清珍，都出自威宁县。

一个个红色故事、一个个英雄的名字，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颂，成为一代代威宁儿女参军报国的精神坐标。

2018年，一次国际比武。俄罗斯厄尔布鲁士山上，一个年轻人正徒手攀爬60多米高的悬崖。雨后悬崖湿滑，他脚底的石头突然松动，整个人重重跌落下来，当场昏迷。

10多秒后，他在战友的呼唤中醒来。他没有退赛，而是强忍剧痛，咬牙继续向悬崖顶端攀爬。最终，他带领中国队率先登顶，让五星红旗在厄尔布鲁士山上高高飘扬。

这个年轻人名字叫赵海永，就是从威宁县双龙镇凉山社区朝阳寨走出的。

多年前，赵海永聆听过一个先辈故事后，毅然选择参军，如今，身份互换，他也受邀参加事迹报告会，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。

事迹报告会上，台下的人问他“为什么这么拼”，赵海永的回答让无数人动容：“没有比国家荣誉更高的山”。

赵海永的故事，是威宁高原兵的缩影，却并不是孤例。

送兵现场，这片土地上还有许多青年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。他们从乌蒙高原出发，走向青藏高原，走向祖国需要的每一寸土地，用青春守护祖国的安宁。

“送”“带”间，家与国的托付便有了最有力的回响

台江县的芦笙声渐渐远去，邵春全回头，外婆的身影在视线中越来越小，逐渐隐去……

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期待，年轻新兵们继续前进，奔赴祖国各地的座座军营。欢送的人群散去之后，不少人好奇：那些曾经穿上军装走向远方的年轻人，如今都发展得怎么样了？

答案，写在一名贵州籍官兵的军旅足迹里。

入伍20年的李文龙，来自贵州兴义市清水河镇，在陆军航空兵某部服役，从一名普通机械员成长为空中机械技师。

一次寒冬夜里常规检查，他俯身检查发动机舱，食指贴着蒙皮内侧缓缓游走。突然，指腹传来冰锥般的刺痛，他发现一个零部件断裂。他及时上报情况，避免了一场损失。旅长在表彰会上感慨：“老李这一摸，摸回了国家千万资产，更摸回了战友的生命。”对此，李文

龙只说：“只是尽本分罢了。”

当喜报被送至清水河镇，李文龙的母亲激动得双手颤抖，一遍遍摩挲喜报。那份“本分”背后，是李文龙把技术练到极致的追求。

石阡县本庄镇葛商屯村的山坳里，是边防军人朱江的家。

军校毕业后，朱江主动申请入藏。一次执行任务，他突遇群众落水，纵身跃入冰河激流，救出快要被冲走的群众。后来，他受到单位表彰，西藏军区写给他的颁奖词是：“竞技场中奋勇争先，展示尖兵风采；危急关头纵身一跃，留下最美瞬间。”

来自兴仁市下山镇的张冬、张斌兄弟，都在部队当兵。2015年，刚满18岁的哥哥张冬来到西南边陲，成为戍边卫士；2018年，弟弟张斌紧跟哥哥步伐，逐梦蔚蓝深海，成为一名天涯哨兵。兄弟俩相隔千里，却一直“隔空”较劲：哥哥在专业比武中2次摘得桂冠、多次立功受奖；弟弟多次在集训比武中斩获名次。2024年，兄弟俩一同喜获战备训练个人三等功。

把兵送出去只是第一步，育好苗、接好棒，带动更多本地年轻人拥军爱军，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。这些从贵州走出去的一名名军人成为一面面旗帜，用自己的奋斗故事，鼓舞带动更多家乡青年人入伍——

给张冬、张斌兄弟送喜报那天，兄弟俩的家门口鞭炮声声，锣鼓喧天，街坊邻居自发加入送喜报队伍，纷纷前来祝贺。一名青年被氛围感染，说道：“当兵就得有追求，立了功那才叫牛！”这对兄弟的喜报，就这样成了最生动的征兵广告。

如今，贵州征兵工作已连续6年在全国征兵工作考评中位于前列，送出去的新兵中累计有200余名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。那些曾经在声声芦笙中走出家门，伴着一副副家人纳好的温暖鞋垫走向远方的孩子，如今正在部队经历淬炼，站稳脚跟；而他们的成长，又将变成新的鼓舞与召唤，带动更多贵州青年循着榜样的样子，走进军营。正是在这一“送”一“带”间，家与国的托付便有了最有力的回响。



扫描二维码
见证温情瞬间

第2053期

亲历者说

芦笙声里，送我孙儿去当兵

■苗族老人 田榜玉

芦笙吹起，我又喜又揪心。

我岁数大了，腿脚不如从前，可听说孙儿潘辉要参军入伍，还是特意穿上那套压在箱底、绣满花纹的苗族盛装……这是苗家最郑重的装扮，我穿上它，体体面面地送孙儿去参军。

这天，爱和村的乡亲们全来了。芦笙齐鸣，乡亲们踩着舞步，敬送的米酒一碗碗送上，寨子里摆起长桌宴为孙儿送行。看着那一朵朵别在孙儿胸前的大红花，我知道，乡亲们是想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孙儿。

我轻轻拍着孙儿的后背，眼眶止不住发热，心里翻来覆去，“这一别山高路远，我年纪大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”。我反复抚摸着孙儿胸前的红花，强压住涌上眼眶的泪水。

我们这一辈人，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，最懂得现在的安稳日子有多么来之不易。平日里，我常跟孙儿讲红军故事，盼他心怀家国担当。看着孙儿一天天长大，看着他一心向往军营、像家中兄长一样立志报国，我的心里满是骄傲。

虽然我的心里有万般不舍，但也要学会放手。孩子长大了，心中不能只有小家，还要去守护万家平安。这，就是苗寨人家最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千言万语说不尽，最后化作几句念叨送给我的孙儿：“孙儿，你安心去，莫挂念家里。家里有我们，有整个村寨。苗寨的芦笙会为你吹响，家里的亲人会在这里静悄悄盼你建功军营的消息，盼你平安归来。”

（凌方艺整理）

扎根高原，守好脚下每寸土

■新兵 张 浩

我的家乡在贵州威宁县龙街镇大寨村，梦想当兵的种子，从小就埋在了我的心里。

这些年来，我的家乡走出了一代代威宁高原兵。他们扎根雪域边防、守护祖国边疆的故事，深深感染着我，成为激励我迈向军营的强大力量。

2024年，我第一次报名参军，因准备不足遗憾落选。此后，我一边在校读书提升学历，一边坚持苦练体能。今年秋季征兵，我终于圆了当兵的梦想。

新兵欢送现场，大寨村30多位乡亲自发赶来为我送行，不少乡亲身着苗族盛装。望着那一张张写满骄傲自

豪的脸庞，聆听那一声声质朴的嘱托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“一人当兵，全寨光荣”的含义。

如今，不少家乡青年看到我参军入伍，也前来向我咨询参军事宜。我对他们说：“迈入军营没有捷径，只有肯吃苦、愿奋斗，练好体能、提升学历，才有机会穿上军装。”

我知道，远赴雪域边疆，未来等待我的将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。但于我而言，艰辛背后，这更是对青春梦想的追寻，是受一代代威宁高原兵感召作出的选择，也是家人军旅情怀的接续。此刻，我盼望着到西藏边防后，努力踏实奋斗，守护好脚下的每一寸国土。



凝望大山里的深情送别

■贵州台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 倩

采访手记

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多年，我年年置身欢送新兵现场。四季轮转、岁岁送兵，我的镜头始终追随着苗岭群山里出征的青年。

今年下半年台江县欢送新兵仪式现场，一批批苗乡青年身披红花、身着戎装，怀揣热血与理想整装待发。当我的镜头正捕捉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青春面孔时，人群涌动之间，一位拄着双拐的白发老人，静静闯入我的镜头，瞬间让所有喧嚣都变得温柔厚重。

老人双手紧紧攥着拐杖，步履蹒跚地追随新兵队伍。她脚步迟缓，目光不停地在队列里搜寻。我上前轻声询问，老人低声说：“外孙在队伍里，我年纪大，眼睛不好，人多，怕一转眼找不到他了。”

我默默退后，举起镜头，定格下她执着的背影。新兵跨过从我门，队伍短暂休整，老人拉住外孙的手，反复叮嘱：“参军光荣，到部队要‘攒劲’，做正直有担当、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

多年采访，这样温暖又令人动容的瞬间，早已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犹记初春送兵现场，一位苗族母亲把亲手绣的平安荷包塞进儿子的军

装口袋，喂他吃下连夜蒸好的糯米饭。她强忍泪水笑着告别，待孩子转身登车远行，所有的坚强瞬间瓦解，她默默拭泪，把万般不舍藏在心底。

我也曾见证过两代人从军的热血传承。一户人家，兄长早已身着戎装、戍守四方，如今弟弟接续奔赴军营。欢送现场，父母手持崭新红绸花，一遍遍细心抚平儿子的军装衣襟，反复叮嘱：“像哥哥一样，踏实吃苦、严守纪律，家里一切有我们，不用牵挂。”朴素的叮嘱，承载着一户人家两代人的从军夙愿，蕴藏着最厚重的家国传承。

还有一些稚嫩而又温情的瞬间同样动人。每次送兵仪式上，我都能看见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，挤在人群最前排，奋力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大声为即将远行的哥哥姐姐呐喊鼓劲，稚气的脸庞上满是骄傲。

岁岁年年，今又送别。从蹒跚随行的外婆，到含泪相送的母亲，再到稚嫩不舍的弟弟妹妹，无数细碎温暖的瞬间交织在一起，汇成苗岭大地最深沉的家国告白。

多年采访和记录，我始终坚信，最动人的画面从不需要刻意修饰渲染。真正打动人心的，不是记者拍摄的技法，而是藏在大山深处、根植寻常百姓心底的家国情怀。

目击贵州各族群众送新兵入伍的温情瞬间——

这一别，是家与国的托付

■牟友明

凌方艺

祝光强

第一现场

家乡的灯下，永远有人一针一线地念着他们

在那个走红网络的送兵视频中，一位贵州台江县老人胸戴红花、拄着拐杖，颤巍巍送外孙入伍的身影，让许多人红了眼眶。

这位老人，是苗族新兵邵春全的外婆邵武山。今年秋季欢送新兵入伍活动中，邵武山执意要跟随送兵队伍前行。锣鼓铿锵、红旗猎猎，人群涌动之中，老人全程面带笑意，目光紧紧跟随外孙挺拔的戎装身影，满脸写着自豪。

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，邵春全自幼在外婆身边长大。成长在浸染红色记忆的苗乡，邵春全从小听外婆讲述当年红军经过家乡台江县的感人故事——

1934年12月，红三军团转战途经台江县，当地苗族百姓主动为红军当向导、筹粮草、护伤员。

红军要渡江北上时，当地苗族群众自愿捐出船只，扛来木料、送来自家的门板支援红军。还有一些船工跳入寒冷刺骨的河水中，与红军战士肩并肩搭建浮桥，最终保障红军顺利渡江……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，代代相传的拥军家风，让邵春全毅然选择报名参军。

在贵州荔波县，新兵母亲唐菊英，则将送别时的不舍与祝福，纳进了鞋垫的一针一线里。

得知儿子报名参军那天，唐菊英坐到灯下穿针引线，连续花费几个晚上，一共纳好了40多副鞋垫。临行那天，她